



08329

845.72
733
嘉慶乙亥重鐫

刪後文集

敬義堂胡藏板

二種
錢八百六拾

陳隱君傳

隱君陳梓字敷公一字古民古之矜也廉其人近之性
介特絕遠聲利終不應科舉樂爲童子師於書無所不
窺工古文及詩問舉業輒不應行草直造晉人堂與尤
善識別漢魏以來金石彝器之屬孔壁之書汲塚之秘
昭陵之法物世以爲幽遠茫昧而莫之考者辨之若分
犀珍之如珙璧足不至京師而名動公卿閭中雷硯齋
先生生平有六布衣交古民其一也北地李錯作生壙
盤山介海昌祝貽孫數千里投書求爲誌君應之并答

刪後文集

傳

以書錯欣然曰其文傳字亦不可不傳也并刻之自此
書問不絕然終不謀面世謂之神交舉賢良方正再舉
博學宏詞皆不應舊家臨山後居樞李之濮院垂老還
姚則已久癯居盡喪其子若女蕭然天地間一身而已
耳古民亦絕不爲意北鄉胡氏者孝友家也館之筠谷
園遠近有志者翕然師尊之古民亦若得其所歸者曰
是足老死矣其詩云結茅傍深竹開窗納遠山向午一
杯酒有夢非人間其歿且葬也曠銘出其所自製附身
附棺法式皆其所手定悉遵之無稍違者觀者以爲孔

子之喪子夏辭於燕人曰尙行夫子之志者其是也夫

秀水李虹舟誤

刪後文集

傳

二

序
有樂世之文有傳世之文有傳其文因傳其人之文有
傳其人因傳其文之文一齋陳先生人與文並傳者也
獨念先生躬行實踐私淑楊園而上邈洛閩其所獨得
繕性馭情自喻適志而已並不欲以文傳觀其集中剛
後詩自序云已酉秋悉取篋中愜意者付之火今所傳
剛後詩存十卷非先生愜意作也相傳文之愜意者曾
出以示鄭子畊餘屬爲點勘畊餘死先生寤然若喪丙
寅中風亦盡付祝融文之在先生已堅不欲傳矣而後

刪後文集

序

一

之人何猶有意以傳之哉夫言者心之聲昌黎韓子云
文辭之於言尤其精者先生味道潛幽窮年著述其文
存卽其心之精者存焉好古之士得其焚餘一二剩馥
猶將爲之執卷流連比諸吉光片羽不忍其復湮况長
言靡窮譬欬若接乎茲一齋文集一編先君苗園先生
與先生道交禮接垂二十年嚙其老友謝雪漁先生稍
稍編次什襲珍之者悚少失怙問諸先業師榆軒謂此
集從前雷翠庭學憲按試紹郡曾促先生門下胡氏諸
賢序而刻之後予告歸田急欲廣諸同好竭以航海入

子之喪子夏辭於燕人曰尙行夫子之志者其是也夫

秀水李虹舟撰

刪後文集

傳

二



卷之六

子之喪子夏辭於燕人曰尙行夫子之志者其是也夫

刪後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二十三篇

卷之二

序十七篇

補一篇

卷之三

記二十三篇

卷之四

記二十七篇

刪後文集

卷之五 目錄

卷之五

記二十七篇 補四篇

卷之六

書八篇

卷之七

書十三篇

卷之八

書十五篇 補三篇

卷之九

傳二十七篇

卷之十

傳二十六篇 補六篇

卷之十一

論十篇 議三篇 戒三篇 說七篇

卷之十二

題跋五十四首

卷之十三

墓誌銘八篇

刪後文集

卷之 目錄

二

行述一篇 祭文十三篇

卷之十四

贊三首 銘一百五十一首 補二首 贊一首

卷之十五

尺牘四十四篇

卷之十六

尺牘八十二篇

刪後文集目錄終

刪後文集卷之一

序一

客星山人陳梓古銘

孝義維倫序

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諸侯一娶九女所以重國家廣繼嗣入君無再娶之義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其餘則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庶人一妻自大夫及庶人妻喪均得再娶此婚姻之定分也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所以重宗廟也然則士庶人號爲義夫未有子而不再娶者篤於夫婦之私而斬其先君之祀非不孝不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一

義之尤者乎若中年失耦既有子而病已之德不足以刑家或因以懟其親而虐其子於是防之豫而守之確斷斷然不復娶孤吟獨寤以終其身如吾友黃子一峯者良可嘉已黃子世居吾姚之蘭風里其尊人瞻侯公諱良忠幼事繼母至孝娶周孺人生三子長卽一峯謹金聲孺人早歿瞻侯公義不再娶一峯娶陳氏生二子賦悼亡後亦承先志不再娶以能詩白首遨遊公卿間足迹徧數千里當事咸愛重之顏其居曰孝義維倫請序于余余固無子而再娶者然卒無子買妾又不得子

熒熒來故山與泉聲松影數朝夕視一峯兩嗣君偉然
丈夫以高才冠成均怡怡侍堂上諸孫岐嶷階下此境
相去穹壤矣信乎孝義之食報者遠一峯行之善繼善
述所以維持於人倫風俗間者不淺也昔者曾元嘗請
於曾子曾子愀然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
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于非
乎以曾子大賢不敢自必其德之足以化後妻使一峯
不忍于慾不量其力萬一娶悍婦致兩嗣君不得所瞻
侯公九原之下未必不頓足悼嘆致憾於厥子之不善
承厥志也然則有孝子而後有義夫一峯之義固可尙
一峯之孝又安可及哉吾故樂表之以爲世之既有子
而喪妻者風焉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二

毛詩訂韻序

聲音之道通於天固有自然之節奏而無待于強叶者
然其中有同字異音或有音無字或取之口鼻喉舌或
取之齒與舌之介有差之毫釐而去以千里者土人方
言優伶樂工能傳諸聲無以會于心而文人學士氣稟
不齊雖會諸心而不能達于口此韻學之所以難言也

自四聲分部以來後世韻書紛如聚訟畸輕畸重卽據其所定論當不易祗可以讀漢魏以下之詩而不可以讀三百篇三百篇者詩之祖也讀三百篇而叶之不當無以反覆諷詠而得夫風人之本旨此叶韻之所以不可不訂也然朱子旣成集傳一書而不精核夫韻者何也三代以下經義荒昧朱子特從其重而以叶韻爲末務適有韻補一書自詡其攷據之確遂不暇致詳而始承其說推朱子之意以爲韻之失失之小者耳使後世有審音者起而糾其繆以補吾之闕允原所屬望也吾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三

鄉四疊謝子天愚稟資清淑於書無所不博而尤精于韻學病才老之誤朱傳取而正之爲書五卷曰毛詩訂韻余伏而玩之舉平昔所疑而未定與夫意慮之所不及測以至諧諸口而自喜其得會諸心而不能遽宣諸齒者一旦豁然於喉舌之間益信夫聲音之道與天通而人以通天者非稟夫獨優之資則亦不容以強爲也使才老而可作寧不深悔其拘牽之過而朱子之承襲而抱歉于中者亦可以快然而無憾矣嗣子南明將付剞劂而屬序于余夫工詩者不必核於韻梓且拙于聲

病而侈然自附于知音之列不大可愧哉
節孝錄序

人人皆節節不著人人皆孝孝不傳錄節孝風世之衰也然俗之號爲丈夫者遇患難牽嫵媚若巾幗有女子焉生死不二植綱常于垂替其堅忍之操有百倍鬚眉者賢人君子每樂得而咏歌之使世之庸婦人勃焉感發且使天下之男子而婦人者羣泚然而汗浹則所裨於世教不淺也如吾姚四壘謝母景太君年甫二十一而寡養舅姑二十年撫兩孤成立有司表上之建坊旌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上

四

其間嗣子宏業輯吳越同人詩爲節孝錄屬序於余余維婦人喪所天代夫奉親誨子此閭內恒職也太君直循分率常行所無事豈以是博節孝名使不幸生窮山中茹荼啣蘖沒齒無知死不得綽楔墓道生無上堂稱一觴者太君豈有悔哉則今日之寵褒予祀士大夫交口頌揚於太君何加焉然遺孤之于慈母風霜髡脆幸得成長念無以報劬勞使苦節至行不彰於後世心滋戚已此節孝錄之不容已也抑余尤有感焉古來文人覲顏事二君者其詩文非不蔚然可觀俾之揄揚節孝

事亦往往出至性語非所謂男子而婦人者乎在太君固已蓋棺論定已頌太君者不必皆丈夫也後之讀是錄者攷其本末而薰之猶之亦足以垂戒於藝林矣

珠溪文序

珠溪老人昔以書學遊吾里余時方杜門絕交遊寓齋咫尺不相見潘子啟濤偶示余老人所臨十三行秀雅可愛聞公亦見許余麻姑壇摹本旣而訪余於春風堂余適往虎林不值及余返棹而公已還珠溪爲悵然者久之自戊申館硤川音問濶絕華亭張次亭過魚語及

制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五

公知公已歿於聞川年八十餘無後遺稿當無復存者壬子嘉平鈕子膺若忽寄此帙屬序旣悲且喜友人筆墨精血所流注不有後來之秀爲寶愛而傳播之其不湮沒者幾希矣耕餘子古文少於詩今幸存數十篇不知者復病其忌諱獨汰其佳者委諸祝融豈不大可惜哉愛才如膺若安得不爲珠溪賀也

冷畦詩序

就學言人品本也詩文末也就詩言性情本也聲調格律末也就詩體言樂府歌行本也近體律詩末也故專

事詩文者謂之俗學專工聲調律絕者謂之俗詩冷哇
先生之品誼余旣嘗爲小傳矣今讀其古體詩亦復駁
駿古人之堂輿視世俗瑣瑣偷流而忘源者固不啻霄
壤哉然著述垂於百世論定歸於識者前人創之務其
博後人傳之尙乎簡孝子稱美而不稱惡則生平遊戲
之作隱而弗宣可也若此集和尤檢討諸律毋乃以聖
賢爲狎具乎必靖節可以賦閒情必廣平可以賦梅花
近世若南陽家訓賈書諸牘及曝書亭風懷諸什君子
未始不憚焉病之然則存其可存而刪其可刪者固賢
後人之責也夫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上

六

山居雜咏序

余自幼家幽湖湖無山嘗慕山居之樂戊申館硤川徇
徻紫薇碧雲間意未慊也今年來故鄉千岩萬壑環列
几席夙願差慰而王子立誠適寄集唐山居詩於是載
酒攜杖出入懷袖時一展諷或據詩証山或因山契詩
別有會心處不能爲王子一一道也相隔五百里何時
一棹剡溪倡子和汝使有聲畫與無聲詩合而成美乎
王子道激湖幸勿望洋而阻也

鄭清渠詩序

詩有源有流本乎性情之正而充以學問以達其辭此由源以通乎流也求工於格調字句之間以誇多而闢靡此徒濬其流而不必遡乎源之所自也余嘗與耕餘老人持此以論古人之詩自李杜韓蘇而外指不多屈而況於今人乎余聳鄭子清渠畊餘從子也自艸角能詩苦吟者且二十餘年賦質極敏而取材甚富故能鏤鑄郊島醞釀溫李自成一家之言由明元兩宋而上遡之晚唐蓋恢恢乎有餘刃矣然詩之源出乎經無溫柔刪後文集

卷二 序上

七

敦厚之旨不可以言詩詩之流通於史不明乎春秋綱目之義者不可以言詩今耕餘之詩具在清渠試熟味之而反求之性情博稽諸典籍以會其歸將由三唐而遡之漢魏由漢魏而遡之三百何難哉若余者固不欲以詩名卽偶爲詩亦所謂求工於字句而未得者又何以策我清渠也

踰淮集序

昔查子皆六歸自淮南聲山幕中出示詩草題曰慎逾用自警也甲寅冬鈕子膺若亦自淮寄詩題曰逾淮索

余敘之追念舊遊竊有感焉查子爲白沙之學其詩清剛固保其不枳而橘也鈕子年方壯爲衣食累違老親別妻子僕僕千里外勢若出於不橘不枳之間良可畏也王子文育曰膺若近擬習刑名冀以此博豐穀枳乎橘乎清夜捫心其視查子之惕惕自危者何如哉朋友相觀而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鈕子之詩豪華蒼健吾無間然矣獨愛其詩之淮而不淮者竊懼其人之逾而竟逾也鈕子愼之哉

沈虞尊詩序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上

八

吾友沈子卜甌長余庚一歲而蚤有兩賢子余有二稚而殤於痘然卜甌亦哭仲子余作詩慰之其長嗣虞尊能文將食餼且學爲詩亦可觀未幾亦夭卜甌深痛之出遺稿屬爲序夫大器必晚成右軍書五十餘乃化高達夫五十詩乃工夫豈無少作哉學與年進則歲汰其苦窳髻墜者然則是稿也使虞尊而長年虞尊當在刪屏之列今乃幸其存而搜藏之良可悲已嗚呼有才如虞尊不得不悲然死者不復甦與爲卜甌寧爲余與爲虞尊寧爲余兩兒使吾兒亦旣冠而天有遺詩屬卜甌

序之悲當何如哉人生至情所觸亦安能強作達語然
余與卜甌髮都白而卜甌更有老母戚戚何爲耶卜甌
幸高閣此冊勿復觀虞尊有知當首肯余言也夫

沈海鷗詩序

甲申後大江南北諸生舉義旗勤王者所在皆是魯春
秋備紀之其韜迹岩壑姓名逸而不傳者亦不勝數若
梅溪海鷗沈公其一人也公諱機僮有大志善雙劍
嘗月夜拔劍醉舞白光旋繞客爭以朱橋投之顆顆皆
剖無一及身者渡江從唐王事敗乃歸逃於酒工草書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上

九

奇幻在旭素間其爲詩不事修飾而氣魄雄偉不可一
世吾友鄭子亦亭云海鷗詩非所長然卽其豪邁奇崛
當以人傳矣試問從賊諸公詩豈無十倍海鷗者爲海
鷗捧硯卸鞞海鷗不屑也然則海鷗之詩固有所以傳
者在矣而工拙何論哉

心隱詩序

身不隱而心隱者東方之避世金馬也身隱而心不隱
者深源之書空咄咄也鴻園子隱於市而稱心隱者何
入山唯恐不深市非隱所也不得以烟霞泉石之趣

一寓之詩詩者心之聲也心乎充隱言必枝心乎真隱詞必潔浥水流無盡孤雲嫩未回

集中句

知鴻園之詩者

可以識鴻園之心矣

余愚谷集唐詩序

詩莫盛乎唐有唐人之詩而宋人可以不作然唐之詩莫工於律而壞詩之體亦莫甚於律有唐人之七絕而七律可以不作此愚谷之所以不作詩而集詩不集宋而集唐且不屑屑於集律而專於集絕也夫集詩難於作詩作詩選韻琢句自我主之集詩鎔鑄古人之辭以

刪後文集

卷之十

十

運我之真意一字不合則爲所牽制而已意不達又况七絕之體尤當首尾貫注不容少有格闕以成不仁之疾者哉今觀愚谷所集則莊子所謂目無全牛淮南子所謂遊於衆虛之間一若全唐人嘔心瀝血構此佳話徒爲千年一愚谷地以自成爲愚谷之詩而唐人不分其功爲愚谷者亦幸矣哉然必善作詩而後能集詩有愚谷之才則可無愚谷之才則不免捨前人之牙唾以自文其陋非愚谷之所望於天下也是爲序

刪後詩自序

詩以怡性情而性情每喪於詩蓋人自入世以後汨於
聲色名勢之途而謬託於風雲月露以自文其陋於是
乎詩愈工而性情愈不可問矣余之詩祇以自娛而世
不以爲工惟吾畊餘子每讀輒擊節或相對泣下不自
知其何所觸也嗚呼畊餘死矣畊餘死世無好余詩者
余詩何足存已酉秋因悉取篋中愜意者付之火其他
應酬諸作不足焚者稍稍編次而題之曰刪後詩以示
門下及羣從輩夫精華去而渣滓僅存余之詩良可哀
已嗚呼畊餘而可作也安知不啞然大笑夫焚者之不
焚而不刪者之眞刪也又安知後之人不以存者之可
刪而轉憶夫焚者之必不可焚也夫自性情言之雖自
目爲精華猶之渣滓而已存耶焚耶又何足論哉

謝雪源詩序

余與畊餘鄭子相倡和畊餘數抵掌語余詩不遇知已
無由激發性靈恐僕死後君意興孤矣已酉畊餘病卒
余時客雙峯每憶斯言輒涕涔涔下旣而館故山獲交
吾謝子雪漁意恂恍出望外卧雪去蕉雨不十里時相
過從空山中酸風白月隻影偶立或縱談今古忽歌忽

泣俄而兩相笑不自解其何所爲也間或作諸體詩相
訂正不數日輒棄去不復省蓋吾兩人所期意更不在
詩也夫詩本之性情無繕性馭情之功詩雖工不足存
有可以存詩者而詩爲枝葉尤不必存又况吾所欲存
未必非流俗所詭病而當世所擊節傳誦者又非吾意
之所欲存乎然則茲集之刻雖出於雪漁之門人而雪
漁何猶有意以存之也此其故要唯吾畊餘解之噫茫
茫九原畊餘而復作也讀吾雪漁之詩而不扼腕頓足
嘆其不可不存必非雪漁之知己矣然則雪漁縱無意
於存雪漁之詩而揣吾畊餘之所以存雪漁者存之可
也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七

幼津指歧序

今之業醫者皆與天爲難而幼科爲甚何則天之生物
人爲貴人之初母腹之三百日乳哺之三年而庶幾其
長成亦綦難矣未幾而殤於痘瘞夭於雜症雖半由稟
受之薄時氣之厲實則以三指司命者寒熱針置湯劑
雜投若唯恐生齒之日繁及其萌而斬之也噫嘻業類
函而心類矢口爲巫而手爲匠擇術之不慎一至此哉

然吾推其心亦未必果不仁若是少無師傅泛濫百家之說若涉大水無津涯誰則指其歧而道之節者執其一偏之見以應百變之症是猶使盲御盲使跛負跛以一嬰兒抱衆嬰兒欲其超澗而陟巖也得乎吾鄉汪子津夫平生抱奇志不偶于時嘗著井田封建論準古酌今非迂儒膠泥者比然不屑問之當世落落窮山中鼓琴恣酒瀟灑自得囂囂然曰吾不得世之論治道者而示之津亦于技小試之乎於是彙輯前代幼科之論刪其繁冗要其指歸分門殊目俾灼然不淆確然可守以爲來世保赤之成法題曰幼津指歧治國者得其說而通之毋蹶其根毋批其萌可以保民矣噫林林總總孰非吾赤子而忍與天爲難坐致其天札而弗之恤也亦獨何哉

達生編序

生民之詩周公追述后稷始生之祥曰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災無害以子孫頌祖德而况之以畜不嫌其褻者蓋以圻副災害常人之常患爾表后稷之獨異也夫聖人之好生慮之必周衛之必審寧有明知

入之情不蹶於山而蹶於垤故聖人演易必致戒於方
盛之時後生少年生長承平目不見凶荒兵甲侈然自
肆將視羅綺如菅蒯鄙稼穡爲傖父事其不爲處堂燕
雀者幾希噫此亦賢父兄之憂也昔阿衡述三風姬旦
陳無逸唐張蘊古上大寶箴宋李文靖爲相日奏四方
水旱盜賊純臣事君尙然况士庶之飭子弟乎幽湖前
輩陳廣文著樸語數十則語語切實可傳余尤愛其載
明季凶荒事讀之凜凜若行獨梁若涉春冰不寒而慄
使人錄一通置之家塾庶幾觸目警心安不忘危穡中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主

散所謂稼於濁世一漑之益固不可誣也里中同志適
謀餼棗以惠鄉里因喜而爲之序

雪船吟初稿序 丙寅

雪之初霰而已霰之體圓太極也六而出之如坤之六
爻矣坤之初日履霜堅冰至霰具冰之體而微其冰之
初乎冰凝於地而霰成于天天以風鳴冬風又擇善鳴
者而假之霰霰者冰之先聲也雪者化夫霰而聲於無
聲者也萬峯滅影萬竅絕響晶晶瑩瑩冥冥漠漠人乎
物乎幾消歸烏有矣無端而敗蘆荒荻間有柹焉有竿

而漁者焉有吟聲出金石者焉噫異矣丑寅冬春之交
雪大作徐州至盈丈人畜死無筭余方抱疴渡揚子風
濤中幾死而雪漁乃蒨礴汝仇獨酬獨倡氣勃勃從喉
鼻間出若非是不足以激其興而寫其鬱者抑何其癖
也曰初稿者初之形從衣從刀裁之始也厥後山龍藻
火粉米黼黻三王之踵事彌華矣要其初木葉外無他
焉然則雪漁之敝叢壤塗土木形骸又何病乎六五黃
裳元吉余將爲雪漁預牒之

楊朗山詩序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二

能詩必請序於能文之顯達者使已之詩藉其文以傳
此詩人之通弊也夫以顯達者而謂之能文其文可知
卽其文可觀而或反以顯達損其名彼且不能自傳而
何以傳人之詩夫吾之詩果可傳何待乎序使顯達者
爭欲爲之序而不得而其人必擇夫不屑顯達而能文
者以道其意中之所欲言則其詩不問而可壽之千古
矣斯說也或以爲持論太高聞而頷之者昔有耕餘今
則雪漁而已吾鄉之能詩而客吳門者自吾友宋子魯
培而後爲吾表姪孫楊朗山朗山嘗以詩質之顯達者

擊節嘆賞戊辰正月遂扁舟過定泉請序於予予爲之
駭甚夫唯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足以傳子之詩而乃
以屬之山樵村牧岌岌垂死之病夫子計左矣朗山固
以請遂攜之廣陵閱三月復馳書促適選姚江逸詩鄉
先輩有詩人楊珂者每負囊入四明納雲楮封以歸邀
知已坐齋閣針破楮放雲出孔達梁棟簷牖以爲笑樂
然則朗山之工詩安知非玩雲者之苗裔不然何以氤
氳陸離有斯佳構哉雪漁嘗評余草書夏雲奇峯朗山
之屬序於予或不以其文之爲楊子雲而徒以書之近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七

於蕭子雲也庶不見嗤於當世之顯達而能文者乎

味稿序

噉空之味逾膏粱此捕風捉影之說也吾所味者從性
情中體諸藝倫而津津道之者也長吉之味怪飛卿之
味淫太白之味酣昌黎之味奧少陵之味深淵明之味
淡吾願漱石者礪齒別之

寄雪草序

子雲待子雲堯夫呈堯夫一身外幾無知已矣余友雪
漁海濱一人而尙有千里外之余倡子和汝雪漁不孤

秋夜病肺不寐起錄近稿惟吾雪漁讀之雪涕者合一編題曰寄雪草附雪漁而傳後之人雪雪漁之涕而諷之謬謂當世子雲化身堯夫則余之大幸也夫

四書集註攷異序

韓文不過詞章之學而朱子爲之作攷異則四書集註之攷異朱子所期望於後人者豈淺鮮哉余自六十以前於章句之音讀頗懷積疑苦無善本校讎館破川時至入富於書而余適多病又旬讀諸史不暇及還故山荒僻雖具十瓶莫有應者乙丑來邗上見諸生皆白下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六

良本爲較閱一過平生所不及疑者皆豁然急思購之或嘆曰此板亦廣陵散矣蓋白下車氏富五車與麈臣先生交極契麈臣爲高弟學有淵源彙宋本內府

本及纂疏纂箋集編通諸書之同異并坊本訛字誤句失讀之沿襲以至零句隻段之兩三見五六見者皆分別備列於每頁高楣之巔兒童初就傅開卷瞭然自宋明以來國學鄉塾無此精核上之爲窮理之資而卑之亦爲舉業之藉下至歉歲農賈之逃於蒙課者亦得有所依據不遺誤於童稚其爲益非一端也故書其大概

寄吾黨使徂患浙中有力者梓而行之非特廣青
之惠於無窮亦俾後人考其興廢之由知白下裏如非
虛有其表者雖死矣之災堂爲灰燼而不害其爲巋然
而獨存者則以其有功於紫陽者不可沒也

趙考古先生遺集序

鄉前輩趙攷古先生爲明儒之冠自洪武迄今幾四百
年文集無有傳者幼嘗讀先生學範知別有韻書百卷
私揣畢生文集雖散佚之餘必且半之壬申秋故山雪
漁編攷古集僅六卷屬余序之竊怪其太簡太樸伏枕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九

思之乃邈然見我攷古子焉蓋先生之築攷古臺爲聲
音文字設也當先生應徵時年不過卅度前此潛心此
一家言不過五年及罷官築臺後又研窮十五年而百
卷之書乃成沒之日又不過四十五是平生精力殫此
一書則於他經史詩文不暇旁及亦勢使然也邵子專
於數學皇極經世外頗寥寥胡敬齋精粹在居業一編
而文集止三卷後學不以簡且朴病敬齋也陽明詩文
雖富何救於傳習錄之惑世誣民哉故知躬行之士不
尙多言卽造化經綸一圖而遐思先生立志爲先居敬

爲本之學可以得其概矣至聲音文字之醇疵未見其
全書末學淺見不敢懸斷也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上

三



刪後文集卷之一終

刪後文集卷之二

序下
客星山人陳梓古銘

汪氏族譜序

末世膜視宗黨或倚勢凌其子姓有能兢兢焉修譜系敦族誼者可謂務本矣雖然抑末也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復不能養致其樂喪致其哀而徒序其世次飾爲卷帙請之於名公鉅卿以浮辭大言弁其首而以誇於衆曰吾以敬宗合族也不亦誣乎夫孝百行之原也非仁人不可以創譜非孝子不可以修譜吾友汪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下

一

子津夫抱奇才高隱巖壑間

不以科名榮

其親可謂敬身矣平居事親色養無間當尊公之歿於官也萬里滇南崎嶇歸葬養生送死亦旣無憾矣於是推水源木本之義因其先世之遺譜而變通於歐蘇之條例酌爲百世之成法寓勸戒於溫文爾雅之中而不病其華繫忠孝節烈於一唱三嘆之餘而有以興起其後人噫若汪子者可謂由源而達委明體而適用者矣以汪子之抱負使之得時而駕以井田封建之學推之當世則族姓別而宗法立侯國之譜籍掌於王官天下

一家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其所成就豈止此哉而津夫亦既老矣深山大澤必產龍蛇媼母衣錦則西施負薪余於此不能無造物之憾也

施氏族譜序

昔先伯兄纂家乘從黃山同姓假閱傳本偉然成帙以虞舜爲始祖霸先爲始遷祖自三代及漢唐宋明有官爵者搜輯靡遺余時尙卅角從旁窺之不覺拊掌曰此姓譜非族譜也伯兄頷之曰汝髫年見及此耶然則官爵不足尙歟余曰非也審爲的派簪纓科第列而著之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下

二

不爲誇也謂他人父則遙遙華胄徒滋識者訕笑耳謝子敬修云吾姚王氏從虎林肆中購瑯琊譜歷朝詔誥煌煌及名臣題詠筆迹光怪陸離不可睨視遂以已私譜續其後曰此吾家高曾也觀者亦相與附和嘆爲世家鉅族百代之寶噫人孰知其爲斷編續鳧桃僵李代彼此混淆兩傷並害者乎門下施生嘉木出宗譜屬弁其首譜首列五服葬圖次及家範丁寧告誡無非勉宗人以愛親敬長敦本睦族之道嘉木遵守先訓謙約節儉杜門讀書不妄爲毫髮不義事自學校不修世無良

士凡號爲博學能詩文者大率心迹迥判言行背馳口若懸河而方寸渺不可問嘉木獨能踽踽自守不受變於流俗十年荼檠拮据以葬其三世於是慮其宗譜之散失而謹修之以垂久遠可謂知本矣獨施氏得姓自魯施伯由周以及漢魏晉唐宋爵位顯赫勲名彪炳者殆指不勝屈迺厥厥由來安知非一本乎而世遠代湮當從闕疑今乃詳考其官職一一列載之前幅以是誇于鄉里單寒之子則榮矣使嘉木清夜自反爲據實乎爲誣祖乎當有泚然不安者然此非嘉木本懷也仍其前代之陋而弗敢削耳使嘉木能從吾言翻然廓清去其不可信者就其灼然可據者而奉爲始遷祖焉不使後之閱譜者與黃山祖舜烏衣續鳧同類而共笑之則亦徒義幹蠱之一端也是爲序

族譜序

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註云白虎通曰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焉故曰族也四世皆名爲族族屬也骨肉相連屬故以族言之此特就高祖以下言耳由高祖上推

之凡爲始祖之所出雖百世何莫非始祖之骨肉哉然
今之所爲族者貧富貴賤情不相顧生死患難慘不相
恤其爲乖舛散渙莫可言喻又何流湊連屬之有曰此
宗法不立也宗法立則教養之具胥備衣食足禮義興
而孝子悌弟貞婦由是出焉族之人人人爲孝子悌弟
貞婦其所以推恩愛而聯骨肉者豈待問哉雖然難言
矣於宗法不立之時不得已姑爲流湊連屬之計殆非
明譜系不可譜也者所以慮其乖而釐而正之卽所以
防其渙而收而萃之者也同姓爲他姓後者復之他姓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下

四

入爲宗後者黜之別其支統其宗使散處四方識其所
自而嚮往焉且因而立祠而置田道之以尊祖敬宗之
義其賢者則表其德不肖者則削其籍寓國史褒貶之
例於私家懲勸之法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雖空言無
補宗法無自而立而教養之緒餘存什一於千百則譜
之爲益豈淺哉余族自洪武時始祖由台之黃岩遷於
鳳城前此譜無攷曾祖叛輯之先君欲修不果伯兄乃
重訂補然不付剗削則無以傳遠丙辰夏與從子世勳
棹而梓之其義例不必盡合乎古人而其要歸一期于

恩愛之流湊骨肉之連屬使人人勉爲孝子悌弟貞婦而已矣後有賢子孫繼起立宗法而統之如江州陳氏通族同居浦江鄭氏規範百世先儒所謂子孫賢族乃大師道立善人多彼夫簪纓華廡重編疊簡誇耀閭里小兒者亦何足道哉

方氏族譜序

甲子夏且月從遂野冒暑歸疇陡發悶卧竹床適雲間靖公表姪寄示宗譜屬爲序展閱數四頓覺目爽意豁方氏自雷公得姓以來歷三季漢唐宋元至明洪武間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下

五

始之十支班班可考自洪武及今分支散處又不知幾何派也余因爲之掩卷長嘆當正學先生麻衣上殿時忠憤之氣溢宇宙天地爲之改色文皇震怒族誅至八百七十三人充暴主之忍殆將使百世無一噍類而後快豈知忠孝之裔子孫繩繩歷四百餘年宗支繁衍仍若斯之盛哉雖然盛者渙之兆也渙而無以萃之則支派繁而易混昭穆紊而難稽非譜以紀之不可靖公乃能於簿書鞅掌之中博訪嚴訂爲前後二編垂示後昆可謂知所務矣余家與方氏世爲中表始祖由黃岩遷

臨山由臨山而遷濮水踪跡略同余自癸丑復館故山始與族子訂譜鋟棗而族中不肖以爭產訟譜沮不行將委之朽蠹閱靖公所錄朱墨精繕爲之嘻吁不置也

許醇夫時文序

唐以詩賦取士而經義廢宋元以來以帖括取士而經義晦夫言者心之聲無治心之功則言爲空言雖貌孔塑顏鑱忠繪孝亦復孟耳况夫擬註離經者乎制科之設卽夔龍復生不得不由是羔雁宋有程朱明有曹薛何嘗鄙夷不屑而卽其應舉之文必鶴立乎羣輩者踐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下

六

履之與口耳其言之體狀玉石相淆而氣味則冰炭旦夜也三百年中王唐瞿薛錢湯李郝非不炳然可觀近時熊劉諸公繼起亦且方軌齊秀然不過以經爲體史爲用使讀者讐服其腹笥萬倉瀾翻莫測而已未有以身心爲體經史爲用無意於求工而自無弗工者也吾友鹽官許子醇夫幼承家學于詩古文詞旣博且精獨不喜作時藝日研索濂洛關閩諸書以爲治心之助或偶拈一題亦第抒其所欲言初不矜情作意而理裕詞贈鏗金戛玉自諧簫韶間與余論入股一道代聖賢立

言實非詩賦可比特患命題割裂祇以隱篇與帙窮士
子一日之短長而其弊爲尖新輕滑詭遇獲禽害人心
術爲甚故許子稿中無一割裂題其闡題也率皆整襟
而談鎔宋儒之冶鑄孔門之鼎雲雷閃爍不可端倪而
其實悉本諸躬行如家人父子道日用事語彌近而旨
彌雋蓋許子平時慕司馬公及平仲先生嘗顏其軒曰
慕迂居曰宗魯又嘗討論古制井田庠序一一尋端究
委條理秩然噫是豈欲以時文名者哉斯稿之錄也俾
後生小子知割裂纖巧之外固有堂堂正正有本之言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七

無意求工而自無弗工者於以稍端其趨向或沿流以
溯源而不失乎愛禮存羊之意是則許子之意也夫

壽張子莘臯七十序

歸其

一

辛酉某月日爲吾友張子莘臯七十懸弧之辰張子誓
不受祝杜門素服流涕誦蓼莪之章諸子婦竊窺愴愴
不敢稱一觴其從子學川書來述兩賢嗣意乞一言以
爲壽夫五福不列貴蓋徒有其位者非貴也然五福雖
推壽而壽不擇人罔之生也幸而免則徒有其年者亦
非壽也張子事修厥德無位而有年則貴莫貴於張子

壽莫壽於張子矣張子不以壽而始傳而張子之德以壽而益顯卽壽張子所以彰有德以鼓勵天下之祈年者也梓又安敢辭夫所謂修德者非虛文非空談將以徵實行也今試進吾浙東西之學者集兩峯之下而叩之曰有能私淑楊園以溯閩洛不染金溪姚江之餘習者誰乎將逡巡而退者大半又進而叩之曰有能執親之喪哀毀盡禮禫而不御者乎且僅有存者又進而叩之曰有能遵紫陽灰隔厚葬其親推而至於族鄰交友下及無服之殤竈下廝養皆入土得所者乎吾恐張子且子然兀立于紫薇之巔而嘆獨學之無朋也昔曉庵之贈紫雲曰三黨親疏均待澤一民飢溺也關心識者以爲實錄今日紫雲而後足當此三言而無媿者非吾張子而誰哉雖張子不自滿假聞斯言也或以爲過褒而却之然余平生不妄許可知交有過必面規之雖見罪弗顧而况張子余有失賴張子掖我張子有闕亦樂余攻之而敢以虛譽相標榜哉特以世之頌張子者居半而謗張子者亦不少而素知張子如余者又安敢不從其實而表之使天下後世知張子之壽信非徒有其

年者而各懋其德以祈免於罔之生是卽張子之錫類也彼鷓之嘲鳳鳩之詭鵬張子雖耄且藉爲砥礪之資於張子何損哉是爲序

壽史公貽七十序

李固有子杜喬無兒斯語自東漢以來熟傳之然索今人解卒不可得何也今人謂斯語特爲李杜言之而非以概諸千百世之凡爲子者噫誤矣夫莫難於有父今之世本無父安得有子幸有父以爲父矣而爲此父之子實難而有適肖厥考次亦差不愧其考而後謂之有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九

子而後得爲此父慶此子丙寅春予卧病蕪城適感於揚俗之浮夸而作長生冊詩夫長生何以有冊冊何以有詩蓋九州之俗自五十以上每盈一甲輒稱觴上壽揚俗不然家立長生冊凡交戚黃口至耄耄庚悉登焉屆期各盛服造門互慶或具酒肴相宴樂歲以爲常其原倡於皇家官闈而遞貴臣勳戚漸及各省郡有可借端以索紳士之幣而揚俗尤侈故士庶亦風靡焉時庭前芍藥半放命童滌蕪罍折供書几客至相與嘆習俗之移入卽此冊可慨忽聞門外剝啄爲吾友謝子雪漁

之手函啟之則爲其孀姨丈史翁公貽請古稀之壽序也雪漁曰我姨丈之尊人爲配於公崇禎間負盛名甲申後杜門不出所與交皆當世名節若三品幼陶諸昆尙不屑與遊也其詩文集卓卓可傳藏於家古銘曰申酉間吾越多高人義俠爲之後者象賢實難使翁自負匡濟出而應世得一階半綬以榮其先鄉里俗兒乃嘖嘖稱艷孰爲配於公太息比於喬之無兒哉而翁獨謹守遺訓敦古處堦謝君左訪兄弟歿於燕翁爲之愴漣經紀其喪而歸其他好施尙義惠浹鄉黨率類此或勸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十一

之筮仕卽侃然作色曰我他日何以見我先子若翁者方之兩太尉之子何如哉使揚之人因吾言而聞翁之風翻然去其家有之冊而別建一帙以紀江浙耄耄之不愧於長生者以風世不當爲翁首屈一指哉雖然與父言言慈與子言言孝翁七十而有子余少翁六齡而無兒固耶喬耶當交勉焉以稱其沒齒而使父之爲固而不爲喬是在此日之斑衣弄雛以承膝下歡者矣雪漁曰然遂次其語以爲之序

吳毋勞孺人六十壽序

歲戊午予館海村吳聲翁家季夏翁之長孫煜執巨卷
跪而請曰今月十九日爲煜王母六十設悅之辰請先
生一言以垂不朽予曰平生不慣作諂語此非所長固
辭之煜固以請曰王母淑行有粗可述者王母爲勞麟
書先生從姑熟聞古賢孝事年十七歸王父善事舅姑
奉母至孝母晚患痼症或盛怒加笞撲輒和顏受之侍
湯藥積歲月衣不解帶或發狂走村野間懼其涉水躡
之不少離百計勸諭之入室乃止旣歿出紡績資殯葬
如禮夙夜操作佐王父以儉勤持家訓子孫井井有法
嘗見鄰里構菡爲戲必戒煜輩曰此牧猪奴敗家事汝
曹斷勿染也子姪貧乏者密左右王父歲賑濟之弗倦
此其略也敢藉先生一言以垂不朽可乎予首領之旣
而質諸汪子津夫謝子雪漁僉曰固余所稔聞也遂次
其語以爲壽抑余更有一言爲生勗士子操觚讀書見
往哲賢行輒跋羨不已乃家有懿範習焉弗察如生所
述生能效汝王母諭親於道乎能效汝王母周子姓之
貧乏乎夫修身所以事親也推恩所以全孝也生能法
汝王母而力學以充之所以壽汝王母而垂諸不朽者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有在矣而又何藉乎余言
壽從嫂邵氏孺人六十序

月爲羣陰之精配日而夜明其有盈虛者授權於日而不居其勞也故本體闇然特受日之光以爲光日爲兄則月爲姊日爲君則月爲妃所以相輔而成化功也憶髫髻時侍北堂中秋飲叢桂下先慈謂梓曰汝生之前一歲中秋月皎甚夜半五雲紛披相傳爲月華據安南志每歲是月月明主多珠汝試識之旣而遇粵商來浙詢之果驗今辛酉爲甲子一周清和之杪故山姪倩胡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主

子藻儒以書來云中秋爲外母孺人六十設帨之辰請一言以爲壽孺人吾從嫂也館余卧雪軒課從子欽陶朗峯者六載稔悉孺人之賢而藻儒所述第曰孺人系出東陵幼嫻姆訓歸我外舅載青公事姑色養處娣姒謙和奉賓祭誠恪御臧獲以禮法如是而已噫此俗間祝聞之飾辭具文也何足以頌我孺人家人之六二正位乎內其德則巽以順六四能富厥家其才亦唯順在位耳近世相夫儉勤起家業者概不乏人實則悍妬庸陋夫在則德患內錢爲吏剝民以自肥夫歿則督課兒

輩取非道之科第以希榮寵博封誥於是值劬勞之誕
薄施朱鉛如鳩盤茶南面侈然受成姬稱觴衆口群譽
爲賢媛壽母亦覩顏不辭吁可媿已若我孺人則事事
體夫子之志夫子不欲問當世事孺人輔之爲隱鱗戢
翼夫子望後人植品不徒以文藝名孺人則教諸郎
敦行誼取法古人夫子志在睦族尊賢孺人則敬禮師
傅周恤三黨建宗祠立祭田駸駸不倦非所謂地道無
成而代有終修太陰之質以佐太陽之生物而不居其
功者乎余在卧雪六載中高賢往還如汪梅津謝雪漁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三

諸公歲時過訪鼓琴投壺連夕唱和欽陶出藏書千卷
質疑辨難孺人則親主中饋供饌豐潔咄嗟立辦去則
命投轄挽留梅津曰是母是子豈虛語哉余老邁艱嗣
孺人爲內桃葉禱家祠祝蚤叶熊兆雪漁曰卽此一家
可勒諸譜牒垂光矣顧余涼德無以刑家不足以副孺
人之望念孺人之賢唯不自居其功以成夫之志故年
彌高而寔彌彰子苟自詡其賢而不日修厥德飭於初
者或縱於後又何以承母之訓而日進於無疆哉此則
欽陶朗峯之所以壽其母於不朽者不可不自勵也遂

書此以復諸藻儒云

送亦亭之粵序

癸巳春鄭子出詩稿屬序於余鄭子之詩後世復有鄭子起而序之余何足以知鄭子及夏鄭子將有蒼梧之行復以爲請余止之曰君四十甫舉子今在襁褓乃作數千里別耶鄭子曰余此行將了二事蒼梧多佳山水封門天露之勝冠百粵最險者爲海陵少保張公之敗於匡山也覆舟於茲山之下余慕公之忠悲公之志將過其墓而哭之又嘗聞包孝肅公知端州二歲貢硯他守輒倍取遺權要公命僅足貢數秩滿不持一硯歸今余弟令廣寧之可欲者不止一硯也不過公之時猶能行公之志余將輔吾弟效孝肅之萬一期無負於吾民嗟乎鄭子之志如此卽其詩可知矣余欲以女兒之私挫其氣余固非知鄭子者又何以序鄭子之詩哉

千賦印譜序

書爲六藝之一自科斗始作籀穗雲鳥龍麀蛇虎諸體繼起至斯敬小篆而浸備然八分隸草日趨簡便籀篆漸亡矣卽漢唐以來璽文印章歷代兵燹散佚殆盡宣

柳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下

四

和始爲印譜王順伯姜堯章趙孟頫楊宗道各有纂述
今亦稀有存者梅里徐子幽湖俞子俱工篆學考覈精審
而刀法尤造神化學圃濮子曰是廣陵散也懼其失傳
譜以彙之因旁及文何蘇丁諸家燦然成帙余過延古
堂花陰竹影間每一展玩恍見鐘鼎碧落石鼓嶧山落
落几案間也江河日下一藝之微猶覩先民遺規感慨
係之昔明道以上蔡熱史書爲玩物喪志及讀史則不
遺一字朱子綱目於後漢黜魏爲賊而書法乃師曹擘
天地間無一物無至理苟方寸有主由本及末游焉息
焉以博其趣皆足收放心而養氣質何足爲我累乎若
夫沈溺小技滯而不化好學深思者必不自隘若是

論文阮氏族譜序

程子有云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
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今世風日趨于薄尊祖
敬宗之意闕焉弗講卽譜系一端亦且弁髦視之遑論
其他吾鄉猶爲近古大略族必有譜然往往自耻寒素
竊附華胄其世家大姓亦幾幾販鬻祖曾以爲買道素
亂宗祧罪甚於廢譜阮子叔瑜獨能不眩於流俗創前

刪後文集

卷二 序下

世未有之譜於荒碑廢主之餘一諱一字務核其實遠
支近屬班班可考且表揚先代忠節以勵後嗣觀其訓
宗人之詞曰裕後以追遠爲先行已以敦倫爲大吾族
有能讀書嗜學循理安分者此孝子慈孫也若馳騫浮
囂敗檢踰制或艷羨閭閻詭托宗支乃不孝之大者嗚
呼今世所謂賢父兄不過詡詡以貴若富勉其子弟冀
爲先人光寵孰能由此道亦孰能爲此言乎阮氏之譜
非特垂範一族一鄉推而準諸天下其可也雖然明譜
系者所以會其原立宗法者所以固其本則吾猶有望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下

六

於阮子哉

壽字印譜序

余館揚聞楚中叟入燕百四十餘歲方巾大袍遊平山
堂悵不及一問明季事佐野史擬作湘江老人壽課冗
未暇也丁卯冬還梅涇偶開舊笈觀士白梅隱諸印譜
如商彝周鼎古氣磅礴情爲之移俄剝啄啟戶表姪阮
亦張袖百二十甲子章見質摘句自三墳至秦漢而止
語古而法備其配合鐫勒不減徐范諸君余爲之賞嘆
因笑曰子非得江山助技不至此亦張乃述曾遊金焦

諸勝及天台石梁客國清者幾兩載歷舉烟巒澗瀑媿
媿不倦余乃慨焉思文章之壽世至篆刻微矣然胸次
有巖壑必臻其妙以長留於天地彼楚叟上壽得天之
厚雖越是圖之數而以篆圖之壽世較之楚叟又朝菌
若矣噫世之養生者得是圖而揭之座隅可以嘿念致
壽之本於修德養親者懸是圖以佐色笑可以策喜懼
而展其愛日之誠非維風砥俗之一端歟亦張喜遂請
書之以爲序

祭田序

刪後文集

卷之二 序下

七

古者受田於公故唯卿以下有圭田士無田則薦而不
祭後世田私於民予奪由已乃知以田贍生而不思立
產以祀祖嘗見吳下富家嫁女至奩田數頃族人公舉
欲強之割數畝以助烝嘗則規避退縮不前噫此風俗
之所以日偷也夫祭田立而祠墓得以世守祭田擴而
通族得以濡惠節烈者有旌勸向學者藉膏火緇寡廢
疾得贍養所謂寓教於養之中敬宗合族法莫良於此
矣吾宗前此祭田無攷先伯兄櫟夫有志未逮歲丙辰
秋從子欽陶首創斯舉從兄君翼從子太占協力以成

厥美屬余發凡數則俾子孫永遵弗替事莫難於創始
木萌蘖而干霄水沈檻而溢海後有賢者范氏義田鄭
氏規範胥於此發之軻矣故喜而爲之序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支



江陳論實然世終之師矣始喜而然之也
木萌蘖而干霄水沈檻而溢海後有賢者范氏義田鄭
氏規範余發凡數則俾子孫永遵弗替事莫難於創始

堂與... 始亦... 由黃... 隱... 及... 亦... 揚州人日... 起集序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五

辰冬作永別喻度不及除夕祭詩不意已春尚惓惓作揚州人日絕句故題已稟日起起著死期之不遠冀尙有反本之言可以質諸先人也昔朱子爲門人說朝聞夕死云人不聞道長生何爲第反言之曉然矣夫聞非穎悟之謂道則日用夔倫之常由當然而悟其所以然由萬殊而歸於一本孟子所謂知性知天是也不聞之故有二彼夫行不著習不察終身由之而不知者雖言忠信行篤敬無與於斯道也其賦質之敏精於格物於堂與之邃藩籬之峻亦既辨之明而審之的矣然或異

端不得而奪之而俗學反得而撓之則終無以有諸已而徵諸實踐雖自謂之聞道而猶之乎不聞也嗟乎聞道之難如此而夕死之速若菌若蟬若腐鼠焉覩顏有生者能無懼乎夫宏毅之士死而後已非及於將死而始知其不可已也然較之醉生夢死而不一悔者有間焉此余之所由呼起起而奮然以興也昔人云研之壽世計墨之壽年計筆之壽月計余之風燭殘喘僅一禿中書君下視絳人京若吾幼弟焉然自問椽管他日斷大事固不及待至諛墓曲書爲人草降表效子雲譔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辛

美新則數月內庶幾可免此雖無當於朝聞或亦窮而反本可質諸先人之一端也夫己巳四月下浣三日

壽胡翁漢光七十并自壽序

予自丙子還故山落落仍寡交於濟山得陳子海崖

高子似千爲二老友幾忘形骸一日似千過筠谷劇談
偶及壽文八家亦少傳作何也余曰近觀魏叔子篇篇
可誦如唐人咏物詩不待刻劃確肖本物不可移易此
爲合作似千因歎世俗兒女親家之壽文兩相頌揚俗
派極陋名家每恥爲之宜其流傳絕少也余今適有一
事不欲以累先生而其人實有可傳不識先生能爲
破常格增翔光耶斯人必不辱先生筆也唯其實卽吾
寶禧主人漢翁胡先生也按翁少貧弱每以慎言語節
飲食代攝生長頗壯實覽綱目手不釋卷與季父曲江
公論列不倦故子歲公於猶子中獨稱公膽識旣而子
崧公卒易簣流涕以孤寡托翁翁慨任之合族允服至
今宗濤之岐黃膾炙人口東垣丹溪實叨翁之賜也後
三十年清瀾公之孫式玉又三十六而天彌留就床第
拜翁曰伯父春秋高何敢以諸孫相累然時事至此不
得不累伯父號慟而逝翁亦涕泗橫流不得已諾之於
今又五六年矣益翁之赴義若渴秉於性成初不惑於
果報而天之佑翁古稀嬰鑠諸孫繞膝在三黨固已首
推晚年一缺陷惟德配茅孺人一病分手不免戚戚耳

而翁之達見喜已嫁之女能以死殉老母爲奇鼓盆區
區又何介意余雖昏耄幸結茆鄰比時相過從翁諸郎
小院各好學不棄昏耄清風僻里有竹可蔭有花可栽
有月可步有魚可釣老人含是更何求哉余與伋于又
何賒望哉歸震川先生每自負作者嘗曰惜當世無豐
功偉烈不足以稱吾之筆自愚言之庸言庸行第道其
常加之人無愧詞反之已無枉語隨所廣狹皆可不朽
何必存乎人之見哉楊園先生一生不妄應酬其全集
中壽作不上十篇無非布帛菽粟之語昌黎歐公不足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三二

爲序

當此丈人... 言何况叔子此立言不朽存乎人耳伋于唯唯而退是

之漢翁信義孚乎鄉黨然諾信乎宗族固不待吾之詳述而余也館麟山者六年建祠之議開罪於族長刻書之役貽笑於猶子自顧生平無一善狀迄垂死之年而思正邱首不知我者不過謂庸庸老人茫無所依效淵明之乞食而羈栖海濱偃蹇抑鬱以死已耳其知我者謂安伯道之無兒而不敢疾怨於蒼天學唐衢之哭世祇自抒其悲憤其迹似傲其志良苦其責望之深者謂陽明雖學術墮禪而品行無慚儒者臨川雖出處可議而發明性理亦大有功楊園雖踐履篤實而位置分寸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十四

究不可叩於孔孟程朱今其品題太專擅其持論太深刻其晚年之喪子實由自取愛古旻者正不妨姑從其請核之族長猶子得其隱隱著爲公書以動其悔過遷善之心在古旻或不失其自責之意在諸友或不以老耄而棄古旻亦友道之可紀者未必非繆彤自撻之後又增一美談也古旻之幸事亦同學之幸事也彼侈言奉觴上壽而不本於養德者不亦可赧然自媿矣乎

馮而余山論麟山書本主其疏文論其義其說其說

天地存計黃帝必其德然謂平宋其固不台壽之

補

張莘臯八十壽序

余童時聞故鄉叟述天台老僧壽三百餘虎狼不侵居巖谷間不食烟火諸獼猴拾松茅啖之然樵子或叩以前朝事情然不省噫所貴人之壽考者爲其年高德劭雖窮而在下足以扶植綱常闡揚名教其功反倍乎擁高位之人故鄉里推之爲碩果邦國尊之爲耆舊賢人君子樂得而稱頌之以爲後生小子之模範不然卽不至于敗常亂俗而生無益于時沒無聞于後世而徒僥天之倖虫虫然衣帛食肉杖國杖朝以終其百年無所用心之歲月不過深山之木石鹿豕而已與彼之髡鬣而殤者何異哉故歿壽不計年而計德有德則歿者爲壽顏子三十二勝于子夏之百四十也無德則壽者爲歿蜀李何八百歲不如魯汪童之殤也而壽之中亦有幸不幸焉使武侯而享郭令公之年必建復漢之勛使夏貴七十有九病七日不汗而斃則必無降元之辱余生平迂濶之論類如此惟吾老友張子莘臯每喜聞之張子今年八十而矍鑠余不敢效世俗鳩金侈屏障以

刪後文集

卷之一 序下

五

讀張子請卽以吾兩人締交之始末備述之以爲張子
勗可乎當張子謀葬親于海昌東門嘔血數升時余年
未卅手佐侍者掖登蜀山草堂時病勢良篤設不幸藥
不效猝不起何以有今日葬祭無憾耄而好學不倦之
張子况張子又善病雅不嗜藥自庚寅葬親以來數患
危疾設不幸猝不起又安有今日承先志舉葬會七年
間窆九十七人無德色之張子余亦素多病六載以前
中風于邗江倘不幸下再造九仍不起又安有今日策
矮筇龍鍾之古民而掖古民以登永思樓之張子張子

刪後文集

卷之三 序下

三六

無古民興雖孤而不媿不忤者無待古民之觀摩而子
若孫林立階下負暄含飴卽至百歲儘足自娛古民非
張子則飲食教誨誰復繼之無兒之獨叟踉蹌靡依必
至晚節不保流爲小人之歸則張子之壽而康寧天之
所以厚古民也古民今六十有九度衰憊或并不及七
十意外之想彼蒼或憫張子孤立無與而縱古民爲兩
山之木石鹿豕以從張子游則張子九袞奉觴之日或
尙存矮筇蹙蹙之故人猶能劈窠書仁爲已任二語懸
之攸芋爲植綱常闡名教之張子勗也張子其許我乎

刪後文集卷之二終

卷之二序下

三七

08329

